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逝水人生



徐志摩传

周静庭 著

杭州出版社

逝水人生

徐志摩传

徐志摩 著



徐志摩传

逝水人生

徐悲塵傳

周靜庭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逝水人生:徐志摩传/周静庭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6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80633-702-4

I. 逝 ... II. 周 ... III. 徐志摩(1896~1931)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7856 号

逝水人生

——徐志摩传

周静庭 著

- ▼ 责任编辑 汤 敏
▼ 封面设计 李 莎
▼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997719)
▼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激光照排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部
▼ 印 刷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
▼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 印 张 8.5 插 页 2
▼ 字 数 200 千
▼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80633-702-4/K·55
▼ 定 价 2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 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令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座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and 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

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送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顗、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龚自珍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圭、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

如范钦、姚际恒、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更为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我们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

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第一批已经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或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惟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撰指导委员会

顾 问：梁平波 盛昌黎 刘 枫 毛昭晰

主 任：陈敏尔

副主任：童芍素 沈立江 万 斌（常务）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 斌 王凤贤 杨金荣 何一峰 谷迎春

沈立江 沈善洪 陈 铭 陈敏尔 钱巨炎

徐海荣 黄亚洲 童芍素 韩李敏 蓝蔚青

廖可斌 魏 桥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万 斌

副主编：卢敦基（常务） 陈 铭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 斌 王志邦 卢敦基 任宜敏 吴 光

汪俊昌 陈 野 陈 铭 林华东 罗卫东

徐 晓 徐吉军 郭浴阳 程小澜 曾 骅

滕 复

目 录

第一章	海宁的世家	(1)
第二章	西湖·北洋·新大陆	(16)
第三章	康河的柔波里	(38)
第四章	水土不服	(64)
第五章	新月下的爱情	(98)
第六章	蓬莱不是我的份	(127)
第七章	南舫北驾到白头?	(158)
第八章	死于火	(198)
附录一	徐志摩年表	(252)
附录二	参考书目	(258)
后记		(262)

第一章

海宁的世家

当 1897 年的新春越来越迫近时，徐申如正期待着一个儿子的降生。他的第一个妻子没有生养，现在要临产的是继娶的钱氏。这在徐家是件大事，徐老太早就请了接生婆，缝了催生的毛头衫，甚至已经做好了正月里媳妇坐月子的一切准备。年关添丁，忙是忙些，但她劳碌得挺精神，惟望老天保佑，这个媳妇肚子争气，让她抱上孙子。

徐家世代居住了 400 年的浙江海宁硖石镇，因城中有东西二山得名，有河从中流过，所以硖石又名硖川。硖石地处吴根越角，民风温和，历代富庶。到了近代，最发达的行业是“过长毛”后逐渐形成的米市，名扬浙苏皖。近代化工业的气息第一次吹进硖石是在 1882 年。那年，上海招商局在硖石设立业务点，上海至硖石的客运航线也随后开通。紧接着，海宁州内最早使用柴油引擎碾米的泰润北米厂在镇上建成投产，机器设备全部来自上海。在碾米机的轰鸣声中，硖石的米市和米加工业更加发达，米市街上的过街骑楼下，各路米商云集，市面风雨无阻。

相形之下，比米市的历史更久远的酿造行业——酱园，却还是缸坛、木桶、土灶、地窖的老传统，和当年“冬酒夏酱，两缸起家”时几乎没什么两样。老太爷徐星匏在眼睛越来越不济的时

候把酱园传给了徐申如。将家业传给次子的主要原因是长子徐蓉初有比经营酱园更感兴趣的事。徐星匏以善书法而闻名乡里,且精习掌故,有时竟能说得让镇上书香世家的子弟们也自愧不如。父亲的这点爱好影响了徐蓉初,他对笔墨纸砚、横幅立轴的热爱远远大于酱缸,因此,他乐意以收藏、售卖古董字画为业。

而徐申如能盘算,有眼光,敢出手,注定要比父亲和兄长创出更大的家业来。酱园的停滞让他有些丧气,他要另起炉灶。当徐申如这个出生于同治末年(1872)的年轻人坐着“骅利”号客轮到上海寻找创业机会时,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发起的以自强图存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已进行了30多年。在上海,徐申如看到了汽车、火车、电灯、电话,他看到泊在黄浦江上的铁甲钢船,或许还见识了机器制布厂。不管怎样,在经历过最初的惊诧和新奇之后,徐申如一方面意识到,现代化的生活和产业已开始向城镇扩展,他得赶上这个机遇,眼前的新兴行业是他未来的创业方向;另一方面,在去过几趟上海之后,他也明白了,凭他现有的财力到上海做生意,只有被大商行倾轧的份——他的天地还是在家乡硖石,在那里他还能抢到头口水。至于到外面的世界去大展手脚的理想,则要期待他的儿子去实现。为此,这个相信实业的人更迫切地要将自家的产业尽快开拓出来,他要给儿子最好的教育和发展规划,他的儿子、孙子将走出硖石。

一切皆如人意。腊月十三(公历1月15日)的傍晚,家里有人跑来,向正做年关盘存结账准备的徐申如报告他喜得贵子。一个自上海回来就已盘算多时的计划终于在这一刻敲定——是他新生的儿子帮他下定这个决心——开办硖石第一家钱庄。回家他也没有走惯常的路,经过惠力寺对面的宜园茶楼,吃晚茶的茶客们正在散去。他在通津桥拐弯,过吴家廊下,拐角上是宝和新酒馆,哥哥蓉初照例风雨无阻地坐在酒馆柜台外的高凳上,斜

对面天乐园的伙计正放下三两样酒菜，蓉初悠然地自斟自饮。

过了元宵，接着就是新生男孩的满月酒，喜事连在一起，徐家闹猛了整个年节。男孩取名章埏，字樛森，小字幼申。除了按谱定排“章”字辈外，其余的字是徐星匏翻古书寻的。埏，古时指房屋的东西墙，“樛”字出自《诗经·大雅·朴棫》：“芄芃棫朴，薪之樛之”，意味点火烧柴，包含着徐家对男孩未来蒸蒸日上的希冀。但若能料到孩子在35岁时的生命终结，徐申如恐怕死都不愿让儿子叫这个名字。徐章埏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男孩23岁，此后他改名徐志摩，后来这个名字行于他的亲友中，更流传于后世，我们不妨舍“章埏”之名，直接用徐志摩来称呼他更亲切些。

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全家的钟爱和关注自不必说，徐老太和钱氏更是疼爱非常。在4岁前，徐志摩几乎是在祖母与母亲的臂弯里成长的。两个女人的一切起居都以他的作息为参照，一切情绪变化都以他的喜乐为源头。那时的女人们把一个婴儿抚养长大正像男人们拾掇他心爱的田地，用的是世代相传的老办法。单看这男孩的衣着便知道了：浑身全给裹得紧紧的，脖子也好，胳膊腿也好，都不叫露在外面，怕着凉。可裤子是开裆的，一往下蹲，屁股就往外露，肚子也就连带通风——这倒不怕着凉了！再说洗澡，冬天是不洗的，因为怕冻着，就是夏天，也得用滚烫的水盛在浅浅的一只木头小脚桶里。男孩从不曾心甘情愿地下水洗澡，总哭喊着，手脚乱动，脸涨得通红，水溅了一地。他顶怕的还有一件事：剃头。当剃头师傅把剃刀在油光光的披刀布上来回地磨，锃亮的刀刃在阳光里闪，他就开始嚎啕挣扎，但他被母亲和祖母两个人按着，围布硌得脖子难受也顾不上，只知道那把刀在自己脑袋上前后左右地走，头发刷刷地掉下来。他直到多年以后，都还记得母亲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说：“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剃头”，“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洗澡”。

尽管这样难受，徐志摩却没有一次逃脱过，他究竟是很乖的，母亲和祖母也颇为以傲。他刚开始咿呀学语，两个女人就抱着他到街上练习规规矩矩地“伯伯”、“阿姨”地叫着，这是她们心目中孩子聪明乖巧的惟一标准。好在徐志摩并不怕生，对每个人都亲，叫得每个人都乐在脸上。不过女人们也有的是办法把他的不乖举动吓回去，比如说：“别哭，老虎来了！”“不许吃，吃了要长疮的！”“今天不洗澡，晚上叫长毛鬼拖了去！”如果他胆子太大了，她们就骗他是网船上抱来的，那个头上包着蓝布每天走进天井问要虾不要的渔婆是他亲娘，并说：“再闹叫你网船上的娘来抱回去。”女人们的手法是灵验的。幼年的徐志摩从不敢一个人进屋子或单身睡一个床。这在她们看来可不是胆小，而是听话。这样一来，孩子就不会独自跑远，而在她们身边，他就是安全的。

阳光照在“徐慎思堂”前的天井里，老厅愈发显得黑且旧，有事时还要挂上“货栈”的兼职招牌。所以对徐志摩来说，内厅的金漆金光、高厅大屋总比不得天井里的树和头顶上的天。当他坐在连台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里，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仰起脸蛋，从天井里望着堂上的马头墙、四开柱、蛎壳窗时，徐申如的裕通钱庄顺利开张了。当他把天井里那些因为“长毛”屯军时劈柴而震破的地坪砖踩得咯咯地响，在扁长的天井里蹒跚地跑时，徐申如的人和绸布号挂牌营业了。

家业兴隆，财源广进，徐申如自然颇为欣慰。但每次到宜园吃茶，与镇上几个大家族的子弟们聊天，他心里还隐隐搁着一桩事。原来，在硖石镇上，称得上望族的是查家和蒋家。海宁袁花的查家闻名江南。清康熙年间，查家有十人中进士，查慎行、查嗣璫、查嗣庭兄弟三人相继授翰林院编修，极“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之盛。康熙帝先后题写“澹远堂”和“敬业堂”匾额以赐，

并为查家宗祠题匾“嘉瑞堂”。虽然后来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任江西乡试主考时所出试题被雍正帝定为诽谤,查家数百口遭牢狱之灾,元气大伤,但世家的声名一直不曾倒下。作为后起之秀的蒋家以藏书著称,历经三代,以数十万图籍跻身江南书香门第之列。蒋家最近一次的风光是1898年,16岁的蒋百里中秀才。徐申如一直很看重这个父亲早故,自小由母亲抚养的表亲。那天,试差来报喜时,把一面小锣敲得当当响,亲友邻人向那张六尺长、四尺宽的报捷红纸投去钦羡的目光。当时,新旧两种教育方式并存。一方面各类新式学堂纷纷出现,另一方面,科举仍在举行,就是那些正在新式学堂里学代数、物理、动物学的少年们也仍按时回乡参加郡试,放榜时仍旧鸣炮奏乐,中了秀才的人仍被视为前程远大。

面对这样的情形,徐申如很可能更热切地期待自己的儿子也要像蒋百里一样日后成为家族中名登科甲的第一人。只是他不曾意识到,延续了1500多年的耕读仕进的科举制度正在被朝廷内外的维新派们以最快的速度推至灭亡。

1900年,当蒋百里带着秀才身份进杭州求是书院就读时,徐志摩已进家塾接受启蒙。刚满三岁即读书无论怎样讲都是算早的,一般孩子都差不多要到四五岁以后。这是徐申如对儿子教育之重视的最初显现。第一任塾师请的是硖石镇庆云桥的孙荫轩先生,第二年就换了袁花查家的查诗溥,字桐轸,又字桐荪。他有个儿子叫查猛济,小徐志摩两年,后来也曾为徐志摩儿子的老师。这出身名门的查先生深受徐申如的信任,他一直教到徐志摩10岁。

旧式私塾里的老先生们大多是读书经年却屡试不第的老学究,他们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中颇为奇特的一群,其精华与糟粕的融汇使其几成为乡村的中梗。徐志摩在30岁时在一篇论教育

的文章中如此谈起他的这个启蒙老师：“我小时候的受业师袁花查桐荪先生，因为他出世时父母怕孩子遭凉没有给洗澡，他就带了这不洗澡习惯到棺材里去——从生到死五十几年一次都没有洗过身体！他也不刷牙，不洗头，很少洗脸。脏得叫人听了都腻心不是？”又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因懒而散，美其称曰落拓，余父母皆勤而能励，儿子何以懒散落此，岂查桐荪之遗教邪！”^①那么，徐申如请如此怪人进家塾做儿子的启蒙师，原因想必不外乎两点：一是查家系江南世家，查先生系名门之后；二是查桐荪确有实学，闻名乡里。徐志摩也确实在这6年中深受查先生的言传身教。

但徐志摩在成年后极少回忆起家塾的学习生活，也许是当时太小，记忆不深。好在那个时代的私塾都差不多状况，从鲁迅或者从蒋梦麟对童年家塾生活的回忆，亦可大略推知徐志摩的启蒙之初吧。一般私塾有学生十几二十个，分别教授。先生从清晨到薄暮都端端正正地坐在上头，底下的学生们自然也不敢乱蹦乱跳。通常，启蒙最先念的书不外《三字经》之类，念得不好脑袋上就要吃先生的栗子。蒋梦麟在成年后如此评价旧式的私塾：“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惟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②想必徐志摩也能接受这样的成长方式，至于徐申如，则始终满怀着这样的信念为儿子设计着前程。

还有一点似乎也比较确信——徐志摩在童年时颇为认真地练过书法。一手好字就像一个人的第二张面孔，大人们肯定这

① 转引自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第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重印。

②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31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样来督促他。有意思的是,10年后,徐志摩的书法竟给他带来一桩姻缘——有人看了他的文章,见了他的书写,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徐志摩快满6周岁时,徐家老太爷谢世了。后来徐志摩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从华兹华斯一首《我们是七个》的诗,谈起童心之于死亡的无知。他写道: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经验,但我追想当时的心理,我对于死的见解也不见得比华翁的那位小姑娘高明。我记得那天夜里,家里人吩咐祖父病重,他们今夜不睡了,但叫我和我的姊妹先上楼睡去,回头要我们时他们会来叫的。我们就上楼去睡了,底下就是祖父的卧房,我那时也不十分明白,只知道今夜一定有很怕的事,有火烧、强盗抢、做怕梦,一样的可怕。我也不十分睡着,只听得楼下的急步声、碗碟声、唤婢仆声、隐隐的哭泣声、不息的响音。过了半夜,他们上来把我从睡梦里抱了下去,我醒过来只听得一片的哭声,他们已经把长条香点起来,一屋子的烟,一屋子的人,围拢在窗前,哭的哭,喊的喊,我也捱了过去,在人丛里偷看大床里的好祖父。忽然听说醒了醒了,哭喊声也歇了,我看见父亲爬在床里,把病父抱持在怀里,祖父倚在他的身上,双眼紧闭着,口里衔着一块黑色的药物。他说话了,很轻的声音,虽则我不曾听明他说的什么话,后来知道他经过了一阵昏晕,他又醒了过来对家人说:“你们吃吓了,这算是小死。”他接着说了好几句话,随讲音随低,呼气随散,去了,再不醒了,但我却不曾亲见最后的弥留,也许是我记不起,总之我那时早已跪在地板上,手里擎着香,跟着大众高声的哭